

清风一缕照古今

◎陈汉忠

椰风掠过海口的海瑞墓园时突然静了下来，仿佛是怕惊醒墓中英灵幽远而深沉的梦。墓道旁那块“粤东正气”的牌坊历经数百年风雨，依然透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。两旁石马石羊静守，青松翠柏掩映，庄严肃穆之感油然而生。

这位从琼岛走出的诤臣，终以一身正气化作琼崖永恒的坐标。不知是谁，在他墓前摆上了洁白的山花、红彤彤的苹果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味。四百多年岁月沧桑，居然还有许多人寻到这里，表达怀念。我突然明白了，真正的青天不在庙堂之高，而在民心深处那片无垠的蔚蓝。

距墓地不远的屯昌石峡村，为海氏祖居之地。海瑞父亲早逝，母亲矢志励节，教训惟严，孤灯下《孝经》《尚书》滋养出他异于常人的道德筋骨。少年海瑞在琼岛山水间成长，于南渡江的涛声里感悟世事，那些关于“民为邦本”的箴言，深深地在他人心中扎下了根，成就了他嫉恶如仇、刚正不阿的品格。

海瑞的仕途，从福建南平起步。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海瑞考中举人，两度会试落第后，被授福建南平县教谕，掌管县学日常管理与教学监督。一次巡按御史前来学宫视察，学中官吏纷纷跪地迎接，唯有海瑞只行长揖。他认为，学堂是师长教士之地，不应屈身跪拜。此举令在场官员大为惊愕。这般笔架式的倔强，为他换来“海笔架”的绰号，一身傲骨，尽显明代士人的刚直风骨。

调任淳安知县时，海瑞目睹百姓食不果腹的惨状，恪守唯靠俸禄度日的准则，带头穿布衣、食粗粮，命仆役于县衙园圃种菜自给，此举令全县官吏哗然。他触动的不仅是部分官吏的既得利益，更是整个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。海瑞母亲七十大寿，海县令破天荒买了二斤猪肉为母贺寿。这件事传到浙江总督胡宗宪耳中，成为官场一桩奇闻。

最让淳安百姓拍手称快的，是海瑞智斗权贵的故事，至今仍被传为佳话。

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仗着老子的权势，横行乡里。有一次他拉着沿途受贿的许多金银财宝路过淳安驿站，前往迎接的驿卒稍慢了一步，便被倒吊在树上鞭打，一众官吏都在跪地求情。海瑞率衙役策马赶到：“放人！”一声断喝让恶狼吃了一惊。胡宗宪的儿子见是一员打着补丁的七品官，正待发作，忽见海瑞从袖中抖出总督手谕：“胡公明令，所过州县务必简朴，此厮携十车财货，必是假冒！”随即下令拿下。海瑞旋即修书急递杭州：“缉获诈称总督公子者，赃银三千，押解候审。”胡宗宪得知后暴跳如雷，可又无可奈何。待儿子被释回杭时，赃银已被换成粮食，城隍庙前支起的粥锅正冒着热气。

最令人震撼的是海瑞骂皇帝的往事，几百年来被人津津乐道。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，明世宗沉迷修道，不理朝政，致使国库空虚，民怨沸腾。然而，满朝文武大多缄默避祸。海瑞写下《治安疏》，上疏前买好棺材，做好必死准备。嘉靖恼羞成怒，将海瑞投入狱狱。后因嘉靖驾崩，海瑞才得以获释并官复原职。

海瑞抬棺死谏后东山再起，名声大振，黎民百姓纷纷以“海青天”相称。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海瑞任应天巡抚，管辖松江等江南富庶之地。当地乡绅地主慑于海瑞威名，纷纷收敛作恶，甚至将朱红大门涂成黑色，以免张扬被海瑞收拾。只有一人并不理会，便是致仕还乡的当朝首辅，海瑞的恩公徐阶。按当时政令，疏浚吴淞江，让灾民重归故里。徐家三日内须退地七千亩。有同僚劝他：“此人根基深厚，惹怒祸端。”海瑞答曰：“吾只知有民，不知有势。”徐阶闻讯大怒，当场摔碎茶杯，斥责海瑞忘恩负义。海瑞俯身捡起瓷片：“恩师当年在朝堂对抗严嵩，风骨何其峥嵘。殊不知，今朝退一亩田，便活一户人啊！”致使会面不欢而散。后徐家买通御史弹劾海瑞时，海瑞的《退田疏》已抵京畿：“徐阁老忠心在庙堂而失在桑梓，今纵子夺民膏血，犹持玉笏而忘其重！”当圣旨命徐阶退田的邸报传来，松江百姓一片欢腾。

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，73岁的海瑞在南京任上病逝。同僚清点遗物，箱中只有几件旧衣、一床旧被与十余两俸银，连办理丧事的费用都不足，最后同僚凑钱方才入殓。消息传开，南京百姓为之罢市；灵柩沿长江归葬海南，两岸百姓白衣戴孝，相送不绝。

站在海瑞的故乡回望，这位清官留给后人的，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剪影，更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。后人读《淳安政事》，仿佛能想见当年油灯之下，海瑞心中叩问：民饥何以饱，官贪何以清，法弛何以振。

浮世杂拾

语音里的亲情

◎周林

当下,谁手机里没有几个微信群呢?工作群、同事群、同学群、战友群、老乡群……可说到底,真正让人时不时想点进去看看、说上几句的,还是那个名字最朴素的一家——家庭群。

我手机里有一个群,让我总觉得格外不一样,那是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加上各自孩子的微信群,名字叫“相亲相爱一家人”。我爸妈年纪大了,用的是老年机,都不在群里。

这个微信群刚建的时候,我兴致勃勃写了一段群公告,把建群的想法、用意都发了上去。没想到的是,大姐头一个电话打过来,笑着责怪我:“以后在群里,有什么话、什么事,直接发语音就行,你不知道大姐不识字嘛……”

听到这话,我心里一咯噔,说不出话来。我老家是农村的。小时候,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父母没做过买卖,家里没啥进项。大姐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,三姐是70年代出生的,干活都是顶呱呱的好手。可家里孩子多,为了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能上学,她们俩把自己的机会让了出来。后来虽说也上过几回扫盲班,到底也没认得几个字。

那一刻,我才真正明白,大姐打电话说的,不是要求,是无奈。从那以后,语音就成了我们群里的标配。谁家遇到喜事,哪家碰上难处,在群里发语音,一句一句讲出来,我们听得清清楚楚。而且听语音真比看文字方便——不用盯着屏幕看,点开就能听,听不清还能回放、反复听,就跟面对面聊天似的。

大姐的主意,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。谁得空回老家看看父母,都会把群里这些日子大家聊的事,像播新闻似的“重播”给爸妈听。让他们知道:我们兄弟姐妹六个,不管人在哪儿,心都在一起,互帮互助,相亲相爱。

慢慢地,群里的晚辈、甚至更小一辈的“小不点”多了起来。刚学会咿咿呀呀说话,就爱在大人的陪伴下,在群里“冒泡”。“太奶奶,我想你啦!”“太爷爷,我给你唱首歌吧!”奶声奶气地一说话,群里立马热闹了起来,一条接一条地开展语音接龙,暖暖的,厚厚的——是乐的温度,也是爱的厚度。

逢年过节,群里像是炸开了锅。发红包、抢红包,祝福的话像雪花一样飘来飘去。给长辈拜年,

跟同辈贺岁,向小辈送寄语,每次翻看那些消息,都觉得——这个“家”字沉甸甸的、暖洋洋的。

有一年春节,三姐家3岁多的小孙女发了条语音:“祝太爷爷太奶奶长命百岁,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,祝……大家都要疼我哦!”小丫头绕了一大圈,给所有人都祝福了一遍,末了还不忘补上那句。稚嫩的声音一出,群里顿时沸腾了,满屏都是大拇指和笑脸。我们打趣说,是三姐在幕后当导演,可从三姐语音里的笑声都能听出来,她心里美得不行!

那一刻,我真切感受到:一条语音传过来的不光是内容,更是心头热乎乎的情分。

大姐曾跟我说过一句话:“小时候,咱们六个围在一张桌上吃饭,挤在一个屋里睡觉,日子虽苦,可觉得爹妈在,兄弟姐妹在,就啥也不怕。现在各自成了家,各忙各的,但亲情这东西,不能弄丢了。不管走多远,在哪儿,遇上啥难事,只要咱们的亲情在,家就在。”

这话,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如今,我们兄弟姐妹六人,有的留在老家照看父母,有的在外打拼。可不管人在东西南北,“相亲相爱一家人”这个群,始终是我们心里的那根线,扯不断。

有人说,文字不是更正式、更清楚么?为啥非用语音?我觉得,文字是冷的,语音是暖的,语音里带着热乎气儿,带着说话人那会儿的语气、表情,甚至连呼吸声都能听出来。听见兄弟姐妹的笑,那种亲近劲儿,哪是几个文字能比的。尤其对大姐、三姐这样不识字的来说,语音不是“挑”,是“必须”。有了它,她们才能大大方方地说笑、参与,才能真正感受到亲情就在身边。

如今,我们这个群里的语音越来越多。有时一条几十秒,有时连着发十几条,我从来不嫌烦,反倒觉得踏实。因为我知道,每一条语音背后,都是一份牵挂,一句“我在乎你”。

说到底,技术只是个工具,亲情才是根本。只要我们愿意在效率和温度之间,多顾着点温度,家庭群就永远是那个让人踏实的港湾。

下次,家庭群里有人给你发语音,不妨认真听完,再回上一句:“听清楚了,您说的那事儿我记住了。”别看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,比啥技巧都暖心。因为亲情,从来不需要多漂亮的话,只需要一颗愿意听的心。

忽有故人心上过

◎卓丽娜

坠,寻不到一处安身之处。

眼罩之下一片漆黑,可你的眉眼、笑靥、浅浅梨涡、柔软发丝,清晰得恍如昨日。短短十分钟,长若一生。心口钝痛,比之当初只有过不及。此刻月光铺满窗台,夏风穿巷掠过僻静小路,无声揉碎满巷夏意。清辉落在路边枯黄野草上,枯草通透如黄水晶,每一道叶脉都分明可见。午夜四下寂静,泪水终究漫过眼眶。

忽有故人踏心而过,从此成了心上抹不去的朱砂。

我何尝不懂,本该放下、本该遗忘。溪水留不住游鱼,终有干涸一日;萤火栖不住长夜,天光破晓便要消散;蝉虫眷恋绿叶,可秋叶终有凋零之时。草木尚且顺应时序,我又凭什么执着?错从不在相逢,只错在我一厢情愿的“我以为”。我以为一眼便是万年,可你转身刹那,满腔炽热便如落年,碎作尘埃。那些靠幻想堆砌的温柔欢喜,原来不堪一击,轻轻一碰,便是满目伤痕。

可我仍因在层叠的“我以为”里。我以为,心碎后的深夜只剩独自轻叹,却抵不过某一个熟悉的瞬间,如今的形单影只上悬着未解的思念如昔;我以为,真心炽热的时光能长久温热,到头来执念冷却,只剩寒凉;我以为,非我之过的分开,终将彻底释怀,可你仍是悬在心上一道坎,阅尽我满心沧桑。

但与你相逢一程,终究教会我平和,无恨,无怨,无从争辩。心与灵慢慢走散,往后只剩孤独与我风雨同舟。深夜心底源源不断涌着苦涩,我仍默默祈愿:人间岁月温婉如春,薄凉尘世匆匆流逝。

往后只愿月如常,风过无波澜。故人不必再途经我的心事,这一身经年疲惫,只想独自安稳度过往后岁岁长夜。

苏北老家并不是个以嗜辣如命而闻名的地方,但在我的记忆里,家乡的日常饮食几乎从没离开过辣椒。

家乡人常种的既不是扁圆的灯笼椒,也不是五颜六色的朝天椒,而是一种形状不长不圆、皮不厚不薄、辣味不尖不燥的苏北土辣椒。在我儿时居住的乡村,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或多或少都要种点辣椒。

家里种了辣椒,采摘便利,炒菜时信手拈来,尤其在过去物质匮乏、缺少蔬菜的年代,辣椒从年头到年尾几乎天天相伴。老家的辣椒亦如苏北老人家一样,性格直爽、热烈,却又随和、大方,无论大鱼大肉还是青菜萝卜,都同样热心相处、倾情相待,以其百般的随意搭配的谦逊脾性,丰盈着家乡人的餐桌……

家乡人吃辣椒喜欢爆着吃。热锅、不放油,把一个个完整的青辣椒放进去,用锅铲将它们碾着压平,不断翻炒。待青辣椒肉身稍微变软,加入少许盐煸炒,炒出辣椒的香,加入少量油,继续爆炒,直至皮起皱,然后出锅。夹一只爆椒放入口中,清鲜辛辣的爆椒滋味在口腔里左右奔腾,久久激荡,不断刺激着味蕾,让人越吃越想吃。

辣椒炒萝卜干是家乡的一道家常菜。将腌制过的萝卜干和刚摘来的鲜辣椒切碎,倒入热油中,不断翻炒,适时淋上些许醋,在萝卜干、辣椒与热油的滋滋亲吻声中,一股浓郁的辣香渐渐弥漫开来。咸辣适中的辣椒炒萝卜干,嚼起来嘎嘣脆,无论喝稀饭、吃煎饼,都非常下饭。

辣椒炒肉味道最美。不管日子多拮据,逢年过节或来客人时,老人家总要做一盘辣椒炒肉。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片,在生抽中腌制后放入热油锅,等肉片翻炒至变色,倒入切成小段的青辣椒,中火持续煸炒,肥肉逐渐变得透明,瘦肉香而不柴,鲜辣椒的加入让五花肉的香味更加浓郁,咬一口椒香肉香流溢唇齿。

我老家紧邻骆马湖,盛产鱼虾,辣椒熬鱼味道鲜美。把鲜活的鲢鱼、鲫鱼或其他什么鱼择净下锅,熬出白汤,加几滴醋、料酒,撒上适量盐,再放上辣椒、生姜、大蒜、花椒熬煮入味,快出锅时加入茼蒿。将鱼盛放在青花大海碗中,只见奶白的鱼汤上面漂着红红绿绿的辣椒、花椒、茼蒿,被一抹辣味“点燃”的鱼肉鲜香四溢,还没品尝,就已经舌下生津、食欲大振了。

辣椒炒小干鱼是家乡一道特色下饭菜。先在热油锅中放入葱、姜、蒜和花椒爆香,再放入小干鱼翻炒片刻,接着加料酒去腥,倒生抽润色,放入盐和辣椒提味,持续翻炒,小干鱼在热锅中逐渐氤氲出笔下无法描述的奇特香味。拿一张杂粮煎饼,卷上辣椒炒小干鱼,一口咬下去,各种鲜辣立刻在味蕾上跳跃开来。

辣椒炒鸡是家乡人的最爱。老人家把辣椒炒鸡叫辣子鸡或家常鸡,用料以自家散养的土公鸡为最好,把鸡拾掇干净,剁成块,再切一些辣椒以及葱、姜、蒜等,准备好花椒、八角、小茴等佐料。把鸡肉放进滚油锅里爆炒,再把佐料陆续加入其中,炒到鸡肉金黄、啪啪作响,加开水炖20分钟左右,收汁,待快熟时倒入酱油和醋一炷锅,瞬间香味四溢。用辣子鸡配饭,一顿可以吃三大碗米饭。

辣椒拌大蒜,是老人家独特的吃法。鲜辣椒拌着大蒜薹,加入适量的盐,在蒜臼中捣碎成泥,两种辛辣共生,相得益彰。尤其是吃豆腐脑时,将辣椒拌大蒜往白嫩的豆腐脑上一浇,不仅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,豆腐脑的嫩滑与辣椒拌大蒜的鲜辣,亲密地“纠缠”在一起,激荡出一种别样开胃的鲜香。

辣椒酱是老人家每年常做的一道家常小菜。拣选鲜红饱满的辣椒,洗净去蒂,连同大蒜、生姜一起放到石磨中磨碎,磨好的辣椒酱,红彤彤、粉腻腻,色泽鲜亮,加入细盐,晒上两天,用大坛小瓶分装起来,以热炒过的菜籽油封口,放一年半载都不会坏。以辣椒酱拌面、佐餐、调菜,鲜辣咸香,开胃下饭。

腌辣椒别有一番滋味。初冬时节,辣椒即将罢园,人们摘一篮辣椒洗净晾干,装进瓦缸,一层层压紧,撒上细盐,上面压一块石头,十天左右就可以吃了,光鲜鲜、脆生生,又咸又辣,别有风味。

最有趣的是“烧烤”辣椒。把新鲜的青辣椒丢进火热的锅底灰里,噗噗啪啪爆响,辣椒表层焦出一片片“虎皮”,取出以后拍掉锅底灰,擦净放在盘子里,淋点酱油就可以吃了。这样“烧烤”出来的辣椒有些许草木香气,风味独特。

……

鲜食、干食、生食、熟食、腌食……无论怎么个吃法,辣椒总能为家乡人的菜肴增添一抹醒目色彩、独特风味,总能让家乡人的寻常日子变得摇曳多姿、充满生趣。即使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家家餐桌上菜肴丰富多样,开胃的家常辣椒依然是家乡人的最爱。

从小吃惯了家乡的辣椒菜肴,辣味早已经占据了我的味蕾。记得住校的中学时代,每周都回家一趟,返校时带上母亲做的辣椒酱、辣椒炒萝卜干、辣椒炒小干鱼等菜品,是我寡淡岁月里最美的憧憬之一。长大后在外工作的日子里,走南闯北吃过很多他乡风情的辣椒食品,但我还是常常思念苏北老家辣椒的做法、味道……

家常辣椒滋味长,味蕾深处是故乡,无论走多远的路,历经岁月沉淀与发酵的老家辣椒的味道,足以打败所有的珍馐美饌,独霸乡愁的鳌头。

乡愁记



人间有味

